

穆罕默德·马姆达尼回忆他的朋友和同志萨姆·莫约

2015-11-27 穆罕默德·马姆达尼 著 王立秋 译



萨姆·莫约（图片来源：Fatima Shabodien 的 facebook）

我记不得我最早是什么时候遇见萨姆的了。也许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在 GODESRIA（非洲社会科学发展委员会）上，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，在津巴布韦的发展研究中心。不过，我们真正密切合作，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。我们俩都是 CODESRIA 的负责人，主席和副主席。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在政策上产生深刻而尖锐的分歧，且这些分歧经常看起来是无法解决的。

我还记得之后一年里发生的一段特别艰难的插曲。我们在达喀尔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但萨姆说他不能去那里，因为他几天后要做一场大手术。我解释说这次会议很重要，问他能不能把手术推迟一周。他提醒我以他现在的状态，他将不能久坐。但第二天，他还是来了达喀尔。在那次会议期间，他一直左右调整身体的重心，时而靠朝这边，时而靠朝那边。他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但他微笑的脸上却不曾表现出这样的痛苦。

这就是萨姆，无私、无比坚定、绝对可靠。如果你在面对艰难时世时希望身边有一个人的话，那么，他就是那个人。但无论时世多么艰难——就像在那些年一样——我也从来没见过他怀恨过任何人。后来，我们又回到了过去在 CODESRIA 时那种时不时才见一次的状态。然而，别离是艰难而痛苦的。这是一种能够锻炼友谊的折磨。萨姆就是那种锻炼出来的朋友。

在那些年，我也知道萨姆是一个数学天才。在达喀尔一着陆，他就奔向会计部，接过所有的账本工作，细心地过一遍。无论多久，是十二小时还是二十四小时，萨姆都会一直工作到拿出一个可供我俩讨论的报告为止。不久之后，话就传开了：要想催促萨姆草草了事，那纯属蛮干。

学生和学者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 CODESRIA，一些人是为了令人兴奋的旅游，一些人是为了参加关于今天各种问题的泛-非对话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获取稀缺的研究资源。以上动机萨姆都有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是少数一贯奉献多于索取的人之一。他在诱惑与威胁面前岿然不动。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正直和坚定，一种平和的才智和一种冷静的审慎，他有一个临危不乱的头脑，并在艰难险阻面前保持着自由的精神。

萨姆是少数无缝接合清醒、正直与享受之能力的人之一，这种在恪守清醒与正直的同时也注重生活上的享受的能力，是 CODESRIA 人——我们手上总是拿着香烟，在一天结束时一定要来杯啤酒——的标志。是达喀尔城养育了这样的氛围。我们来自非洲大陆的不同角落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边缘人，都像渴求氧气一样向往着自由，特别是言论的自由。在这个共同的努力中，我们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，和持久的同志情谊。

萨姆主要的学术成就在农业研究领域。不爱出风头的他很少谈论自己的学术工作，除非在别人首先提起的场合。这样的场合，对我来说，是在 2008 年，当《伦敦书评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津巴布韦的文章的时候。土地改革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。我把我手头可用的，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研究都搜刮到一起。这些研究中，有三个因其富有原创性和扎实可靠而脱颖而出：一个是苏塞克斯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，一个是西开普大学的研究，另外的一个，则是萨姆在哈拉雷的非洲农业研究中心做的研究。在我阅读这三个文献和媒体关于这些文献的发现的报道的时候，我学到了一些关于“知识的生产，及其在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认可”这整件事情中的政治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以下两个事实是很清晰的：第一，萨姆领先其他人好几步；第二，他的作品是最晚得到认可的。这情况差不多就像是：媒体在遵循这样一个经验法则，在涉及观念的时候，思想的发生链条必然始于西方大学，然后才通过南非的机构，最后延伸到非洲的研究者那里去。

我和萨姆讨论这个。他微微一笑，仿佛是在说，这有什么新鲜的呢？在国内，他的批评者正竭力把他描绘成一个党派人士。如果他说，土地改革使数目众多的无地者中很多人的处境变得更好了的话，那么，那些反对的人就会说，这是一个站在体制那边的人说的话，这不可信。但如果他拒绝全盘支持政府的话，和体制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又会说，他肯定和反对派有隐秘的联系。在公共政策上，萨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来说话的，他总是无畏、无惧而充满希望。所有人都会听他说

了什么，特别是他自己在成为批评的目标的时候。无论分歧如何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萨姆是不会被腐蚀的，而且，除非有深入研究的支持，否则萨姆不会乱提意见。

我最后一次见萨姆是在今年六月 CODESRIA 在达喀尔召开的大会上。而就在那次会议的两月前，我们才刚刚在中国的杭州，在亚际书院组织的一次庆祝万隆六十周年的会议上聚过一次。在那里，人们是如此地好客。每一顿饭都像宴会；盘子在被拿空前都会被添满；酒和饮料也是无限畅饮。萨姆很放松，他回忆起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建设 CODESRIA 的努力，并思考着非洲农业研究中心未来的计划。我记得这一切恍如昨日：萨姆，笑着、信任着、保证着，他坚强、果断而深思熟虑，他再一次做起他最擅长做的事情来——（精心）计划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但同时也（无私地）带你一起上路。

可亲爱的萨姆，这次旅途，你只能一个人走了。你像来到这个世界一样离开它——独来，独去——可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，我们也变得更好了，因为我们有幸分享了有你的世界。损失是巨大的，心情是沉重的，而说再见，也是艰难而痛苦的。在哀悼我们的损失的同时，我们也在庆祝你的一生。

别了，亲爱的朋友、兄弟和同志。

2015年11月25日

本文原载于 亚际书院